

中國照相館

西長安街路南
沖大贈同
洗減弧送畢學格
價光放業照錄外
大相照優待

青蓮閣湖筆莊

本莊精造湖筆徽墨工
料慎選貨物堅韌耐久
夙為教育界名書家贊
許定價公道馳名國內
如蒙賜顧不勝歡迎
北平琉璃廠中間路北
電話南局四〇四〇

高氏夫婦牙科醫院

牙科醫院
東南京牙科博士高基
鳳南牙科博士高基
金拔牙科本院擴張紀
院址東單二條西
口內電東二三九
二號

青蓮閣藝術文玩處

北平琉璃廠
中間路北
天產玉石五彩
鮮明精工雕刻
美麗非常立體
人物山水花鳥
嵌石銀盾中堂
掛屏玩石印章
美術各器具全
用品贈送親友
僅為大親如蒙
禮顧無任歡迎
賜顧無任歡迎

本刊特別啟事

本刊小說俱係各
著名家著作他人
不得翻印轉載閱
後請按期保存以
便贈送彩色書皮
裝訂成冊

外科上藥

此散主治一切癰疽發背疔毒大
瘡以及天泡楊梅便毒魚口瘡疔
袖口疔多年頑瘡馬刀瘰癧等症
量患處大小淺深有膿水乾上無
膿水用香油調上未潰化散毒熱
止痛消腫已潰去腐生肌收斂瘡
口誠外科不可離之藥也

金臺藥房

北平前門外第一號
對過板章路東

真正老牌

文達氏

萬應十滴水



久已名傳華北

專治感冒傷寒傷風
鼻塞水土不服上吐
下瀉四肢厥冷心腹
疼痛七十二種危險
疫症無不立效小兒
減半孕婦無忌兼能
外治如蛇蠍咬傷蚊
蟲百蛉蚤虱咬癢小
兒火疔瘡皮膚濕熱
無名腫毒疔腮牙痛
等用棉花塗患處立
愈 每瓶大洋一角

總售處

北平東單二條一七號
電話東局三四一七號

汗脚立愈

脚氣脚汗一擦即愈

美容淨面

男女面刺粉疔一擦即愈

興華大藥房

前門外西河沿外埠加二

光明印書局
本局自開辦以來，承蒙各界人士，無不稱頌。本局所印之書，均係名家所著，內容豐富，印刷精美，且價格低廉，誠為各界人士所喜。本局現已遷至前門外西河沿外埠加二，特此公告。

第五章 玳瑁筵前狂夫出醜

那一天早晨。天空中剛剛顯露出一點魚白顏色。便有許多乘客們。走出艙來。有倚着船桅閒談的。有靠近杆欄呼吸的。有嚼着烟斗緩步的。有擎着遠鏡望遠的。此時俊侯約了漢興人覺一同站在甲板上。看那雪白的海鳥。隨着輪船。飛去飛來。煞是有趣。說話當中。忽見天水接連之處。透露出萬道霞光。映在碧海之中。反射出來。覺得格外鮮豔奪目。就在這頃刻之間。那一輪紅日突然湧現出半邊。照得天空中金碧輝煌。頓時成了光明世界。才一轉眼。早已浮出海面。漸漸上升。襯着一望無邊的雪浪。蕩來蕩去的浮雲。儼然形成一幅天然的圖畫。三個人正在看得出神。驀然間聽見擎望遠鏡的那一個客人嚷道。「那不是長崎嗎？」一面說着。一面用手指着前面。大家順着他的手向前細看。果然看見隱隱約約之中。有一片黑影子浮在海水盡頭處。當時也有拍手

歡呼的。也有登高眺望的。那一種快樂的神情。真比哥倫布發現美州還要來得起勁。後來越走越近。越看越真。俊侯說：「我們何不早一點收拾行李。免得臨時忙亂。」人覺漢興都點頭稱是。便一同下艙去了。待了一會。船上開過早飯。只聽得一陣汽笛嗚嗚之聲。原來船已駛入長崎海口。霎時稅關吏員上船查驗完竣。靠好碼頭。俊侯等三個人隨着大眾。走下船來。由旅館接待人替他們買妥車票。並將行李等物運送上車。他三個人立在車站上四面望了一回。覺得秩序井然。比起中國各大口岸那種亂雜情形。真有天淵之別。不禁暗暗歎了一口氣。走進車中。坐了片時。車便離開長崎。疾馳狂奔直向門司進發。沿途山明水秀。樹木成林。另有一種清幽的趣味。走了六個鐘頭。已到門司。渡過海峽。由下關乘坐特別快行車。順着東海道及山陽本綫直往東京開馳。路過神戶。舞鶴。大阪。京都。敦賀。奈良。名古屋。國府津。橫濱等處。都是著名的大埠。名

勝極多。一時述說不盡。整整走了二十五點鐘。纔達到東京。此地原名江戶。在明治時候。纔定爲國都。改名東京。地勢一半平原。一半高坡。南靠東京海灣。北面盡是平地。鐵路縱橫。人烟稠密。要算是金迷紙醉之名城。三島精華之總匯了。俊侯等三人。在開車以前。就命列車小僮。電告東京一家著名的築地中央旅館。叫他派人到站迎接。車一到站。旅館裏派來的人。立即上前招呼。替他們僱妥馬車。一直送到旅館。所以人地雖生。並不感覺甚麼困難。至於言語一層。他三個人都在國內學過兩年。雖不純熟。還可以應付得過。好在日本人都認識漢字。就是有時言語不通。也可以利用筆談。傳達意思。不過比口談稍費手續而已。歇了一天。三個人到公使館裏交了公文。說明願入某校。當由公使備文將俊侯人覺送入法政大學。漢興送入成城學校。各人入校以後。又同到中國留學生會館。簽名註冊。以便遇事通知。過了幾天。留學生會館幹事張國權

周道興武振華文運新四個人。約定星期日午後六時。在二三亭料理店替俊侯等三人接風洗塵。借此談心。到了那一天。都如約而來。主人早已到齊。並有兩個陪客。一個姓羅名萬象。一個姓賈名思溫。都是明治大學的學生。不拘形迹的朋友。主人介紹過了。立即吩咐侍者擺上酒肴。安好坐位。大家屈膝坐定之後。國權舉起酒盃。和顏悅色的說道。『今天這個聚會。一來是給滕劉黃三君洗塵。二來是代表留日學生會歡迎滕劉黃三君以後遇事帮忙。通力合作。這一盃酒。是要喝的。』說着。一口喝乾。大家也都隨着乾了一盃。道興振華運新也照樣勸了一巡。各人又都回敬了一盃。於是高談暢飲。毫無拘束。起初人覺漢興只顧談心。不覺身子不便。後來坐得時間長了。覺得兩腿發麻。一身都不舒暢。原來這二三亭是純粹日本式的飯館子。和普通人家一樣。一進屋門。必須脫去鞋子。光着襪底才可以往裏走。因為地下鋪滿草蓆。打掃得十分乾